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共四張 新中報 第四張第一版 夏曆丁巳五月廿九日

自由新語

純根編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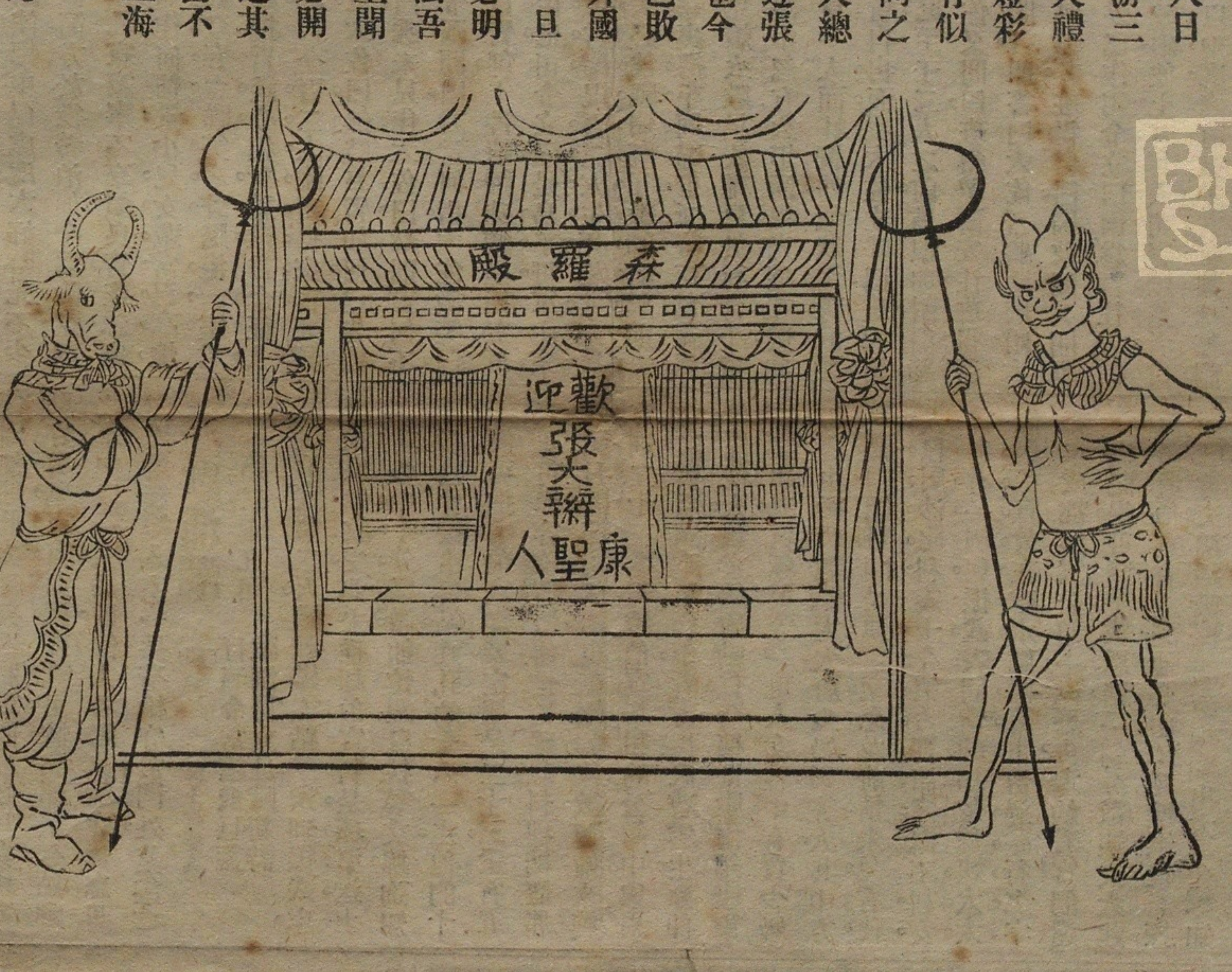
※遊戲文※

復辟聲中之痴人說夢（楓隱）

好了好了。我們中國。如今又有皇帝了。講到有了皇帝的好處。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。我今且數幾件與諸君聽聽。第一件有了皇帝就可以稱心抽大煙。自從禁絕了鴉片。我們吃大煙的就有許多不便。雖私膏私土。到處皆有。總是偷偷摸摸的事。不能暢所欲爲。而今宣統皇爺登極。張大帥做了內閣總理。大帥的煙癮向來是極大的。他吃起煙來。必須幾個人輪流替裝。猶怕來不及。必須預先打好百十個烟泡。以便臨時就可裝上煙斗。他的煙泡每個總有三四錢重。故渾名又叫做張大砲。你想他做總理的。尙如此。豈有但許州官放火。不許我們百姓點燈的麽。第二件好處。可以永遠保留這條豚尾。這豚尾一物。我們蘇州土語叫做猪逍遙。你想逍遙二字。何等嫵媚。何等蘊藉。何等有趣。何等好聽。所以津有逍遙津。城有逍遙城。樓有逍遙樓。舟有逍遙舟。車有逍遙車。扇有逍遙扇。傘有逍遙傘。可見這猪逍遙一物。實是無上至寶。從前把他剪掉。本來極可惜的。如今皇爺復了位。不但已剪的須再留。未剪的更可以永遠保存了。第三件好處。可以穿翎頂補服。我在前清曾捐一張五品藍翎的功牌。不想銀子花掉了。革命黨就來了。我雖買了一副翎頂補褂全用不着。不得已逢時遇節。穿了他向祖宗前磕幾個頭。但須掩上了大門。怕人瞧見。如今是不怕人見。可以大模大樣穿起來了。等到宣統皇爺登極的紅詔一到。我便可把頂子戴了。翎子拖了。補子釘了。朝珠掛了。靴子穿了。坐了轎子跟了跟班。到六城門去兜個圈子。出出我五品功牌的風頭。第四件好處。可以用高脚銜牌。我國從前大戶人家。婚喪喜慶。必用幾個癟三。廝子掮了許多銜牌。在前開道。紅衣紅帽。何等濶氣。民國不用。就減色不少。如今皇帝復了位。一切禮儀。自然照舊。論到我的祖上。不是倒開水的。就是掃街夫打更的。本無一官半職。幸而我替祖宗爭氣。捐了這五品頭銜。不出風頭。未免可惜。等到我阿大妮子討老媽。或者我們醋罐頭（謂其妻也）死了。出起殯來。便可把這對高脚牌掮出來威風威風了。以上這幾件都是有了皇帝的好處。至於其他的好處。一時也說不盡。許多只好慢慢想起來再說。昨日有人對我說。張大帥已經打了敗仗。宣統皇爺依舊要關到冷宮裏去。這個話。我可以斷他一定不確。何以見得。因爲聖天子洪福齊天。百靈護助。況且那張大帥是天蓬元帥的轉世。又有雷宮爺爺做陸軍部尙書。東海觀音坑（讀如康）三姑娘做弼德院正副院長。再加南海龍王。已經效順。這幾位神道。都是神通廣大的。想區區幾個討逆軍。如何敵得他過呢。

記者按。近來時局變遷甚速。遠道投稿。稍遲即成明日黃花。閱者諒之

六月八日滔滔游三海。過大禮堂。見燈彩盛張。有似喜慶。問之。知爲大總統歡迎張大辮也。今張事已敗。逃入外國使署。一旦引渡。必明正國法。吾知閻王聞之。亦必開會歡迎。其盛況當不亞於三海中也 滔滔誌



※新劇本※

時事歌劇 **復辟夢**（未經許可不准排演）（豁公）

（雜扮李慶璋上白）牛驥同牢恨事多。（雜扮許造時上白）馬周不遇奈愁何（雜扮傅鑫上白）男兒欲遂凌雲志（丑扮萬繩栻上白）手把江山送阿哥（李白）李慶璋（許白）許造時（傅白）傅鑫（萬白）萬繩栻（李白）大帥升帳。你我兩廂伺候（生扮張勳上引）統率辮軍求富貴。何惜生靈（坐詩）虎踞徐州已十春。又逢鷸蚌夜交兵。老夫欲得漁翁利。踏碎神州贈滿人（白）老夫張勳。表字少軒。江西廣信府人氏。大淸時代曾任江南提督。幫辦南洋大臣。辛亥光復。俺被民軍殺敗。退守徐州。自分難免一死。誰想民軍將領。也是權利心重。一進南京。彼此爭爲都督。反將俺置之度外。俺便乘此時機招軍買馬。積草屯粮。暗地待時而動。二次光復俺奉袁宮保之命。帶兵攻取金陵。那袁宮保見我立此奇功。特授督理安徽軍務。從此坐鎭徐州。遙制江皖。也算是英雄得意了。此番督軍團同盟兵諫。黎總統命俺調停。俺不免就此帶兵進京。潛圖復辟。不知天意如何。且等專使到來。

再做道理。（中軍上白）同大帥。現有夏壽康夏大人。到營拜會。（生白）有請。（外扮夏壽康上）（生白）不知大人駕到。未曾遠迎。望祈恕罪（外白）豈敢。學生來的冒昧。望大帥海涵。（生白）夏大人遠道而來。不知有何見教。（外白）學生奉總統之命。迎接大帥進京商議國家大事。（生白）這個待我與衆位大人商議。再定行止。中軍官。（中軍白）有。（生白）請徐中堂張大人。雷大人。來此商議要事。（中軍白）嗻。（中軍下）（生白）吓大人。你與黎大總統。可是感恩知己麼。（外白）這個。（生白）兩廂退下。（四將下）（外白）學生與大總統。並無深交。不過名分而已。（生白）如此甚好。（中軍上白）列位大人到。（生白）有請。（末扮徐世昌。淨扮張鎭芳副淨扮雷震春上）（生白）衆位大人。（衆白）大帥。（生白）這是總統代表夏壽康大人。（衆白）夏大人一路辛苦。（外白）諸公那裏話來。現當國家多事之秋。那能講得辛苦二字。（生白）着着着。這個哀的美敦書限總統三天答復。夏大人。煩你與老夫代稟罷。（夏白）遵命。學生就此告辭。（生白）送過大人。（夏白）請。（衆白）請請。（夏下）（末淨副淨同白）弟等也要回去了。（生白）恕不相送。（衆白）請。（生白）請。（衆下）（生白）掩門。（下）

（未完）

小說

戰事小說　家

（瘦鵑譯）

原著者俄國近代名小說家但欽古氏。M.N. Dantchenko 擅爲短篇小說。爲俄土所傳誦。善寫人情世故。多性靈之作。妙在隨心抒寫。不加雕琢。而寓意深遠。耐人尋味。託爾斯泰而後。一人而已。是篇英名爲『俘虜麥毛德』M.ahmoud, the Prisouer 描摹戰士思家感慨無窮。細讀一過。令人起愛家之念。雨夜無俚。爰譯斯作。撥吾心弦。震震而動矣。

戰雲黯黯。瀰漫於俄羅斯土耳其之間。兩軍先鋒已交綏。爲勢滋烈。一夕大霧。巴爾幹山隱霧後。以頗畏見血腥。惟現其龐大之影。隱隱亘於天末。厥狀絕肖雲陣。初不類山。遠處有光絳赤如血。以狀卜之。似爲土耳其陣線中所然燎火。或則田舍着彈。兆焚如耳。俄軍中人引眸霧中。注此紅光。顧以霧重天黑。亦不辨其爲何物。維時土軍已發砲。磅礴作巨響。俄軍但圖自衛。初不進攻。亦惟以砲應之。而兩軍陣線中。則防範絕嚴。恐敵人乘此重霧。遽以大軍來襲。因之人人聳懼。莫能自已。黃昏後。砲聲漸衰。雪地皚皚。皆染人血。傷亡枕藉於地。爲象極慘。戰罷無復聲息。即啼鳥亦噤。第聞傷人呻吟。間以呼耶喚。娘之聲。聲淒咽。蕩爲人間哀籟。與戰之士有未死者。則皆趺坐營幄。良以日中進行既困。入晚復戰。此時筋疲力盡。弗能復動。時則一土耳其屋宇之廊下。有二人駢坐。一人短而碩。虎有英氣。一則頎長。亦精悍。惟創於臂。方裹綳布。此二人皆俄軍軍官。一爲大佐。一則司令也。大佐發吻言曰。司令。今夕爲元旦之前一夕。而吾輩乃於槳雲彈雨中度之。豪爽極矣。司令曰然。惟吾二人今日乃不得家書。抑又何也。大佐曰。是無足怪。當此干戈擾攘之際。家書安得準時而至。司令曰。然吾二人如能日得數行。於心亦可少慰。戎馬倥傯中。已虛度大好時光不少矣。前此聖誕佳節。方於役希泊加。今爲除夕。則又坐困於是。似此寂寂。寧不辜負良宵。遙想家中此時。正不知作何情景。小兒女輩。當已高燒聖樹。熙熙然如登春台。譁笑之聲。騰溢一室。君夫人當與吾婦。把臂談心。相對愁歎。言念征人。共訴其相思之苦。今吾二人。雖不得家書。亦頗望渠輩康樂也。大佐曰。然特君臂如何。己告痊未。司令掉首曰。殊未見佳。大佐曰。然則君何不利用此臂。司令亟問曰。君言何指。大佐微笑曰。吾謂君可藉口臂創。上書請歸。殊較坐困於此夜夜作歸夢佳也。司令立曰。是烏乎可。軍中主持乏人。吾胡可言歸。況吾二人。生死相共。亦決不能先君而去。必俟戰局既了。敵師盡墨。則吾人當於凱歌聲裏。攜手同歸也。斯時夜色益黑。天地如死。惟見燈火數星。依稀見於村舍小窗之中。已而萬黑中忽有火炬湧現。光燄燦發。此光暈爲圓。圓見一人面。虬髯如戟。狀至英武。須臾又見一馬首。冉冉而現。大佐立呼曰。班得留。來騎徐入廣庭。至于二人之前。馬似弗耐。引蹄蹴雪不已。大佐又問曰。班得留爾安往。班得留者。騎士名也。聞言即答曰。大佐。吾將至前哨。大佐曰。爾往果何事者。班得留曰。因彼間又開戰矣。敵軍中砲聲已作。司令立曰。爾爲吾往告前哨戰士。勿輕發砲。彼土耳其人。苟覺厭倦者。自能靜默。吾或以砲應之。直鼓動其雅興。殊無謂也。語至是。忽傾耳聽曰。嘻來者誰也。班得留舉其火炬燭之。見有數軍士至。似方簇擁一人。且行且叱其人曰。爾狗。趣行趣行。吾曹爲爾土耳其羣狗。已無片晌安息之時。今尙懨懨作病狗態。困人耶。大佐立自廊下躍起。破吻問曰。爾曹囂囂胡爲者。軍士中有一人答曰。大佐。吾曹已獲一土耳其人。方偃伏於籬落之下。大佐曰。伏籬下耶。其人應聲曰。然。彼方伏地弗動。厥狀乃大類鵪鶉。佛西留中尉卽命吾曹禽之。將至是間。大佐。彼名麥毛德。大佐顧謂班得留曰。班得留。持近爾炬。容吾一視之。班得留嗽。應持炬近因。就此火炬光下。得見其面。巨鼻。髯作褐色。額際。有赤瘢。被創似猶未久。白布帕首。已穢污似裂之故。營幄上者。御一黃色之衣。爲駱駝絨布所製。大佐見狀。謂司令曰。此人似敵軍中軍官也。司令亦諦視其人。徐徐應曰。然吾觀其狀貌似曾相識。君詎不之辨耶。彼額際有瘢。足爲明證。而左手亦必短少二指。吾決無誤。語次揚聲謂諸軍士曰。兒郎。高持其左手示吾。諸軍士應聲如響。立持其手於頂上。司令領首曰。是誠不出吾料。彼名麥毛德。曾爲土耳其軍中大佐。大佐曰。然則此人殆矣。吾將軍聞之。必且處以死刑。好男兒寂寂而死。亦殊可憐。兒郎輩今姑幽忽。因遂簇擁入室。一兵荷槍守於門外。（未完）

社會小說　歇浦潮（續）

（海上說夢人）

第二十九回　行酒令當筵飛巨盞　鬧洞房立地賦新詩

再說伯宣第二天。纔就媒人帖子。送到振武處。振武果然收受。並未推却。伯宣料是琢渠送去之功。心中十分感激。即忙親自找尋文錦。詢知房屋已曾接洽妥帖。姓孔的十六一走。他們十七便可進宅。伯宣娶妾定期是二十三。還有五天。正可從容佈置。這邊忙忙碌碌。料理納寵。那邊媚月閣節帳收清。也就輟牌停徵。預備來嫁。等到二十三這天。趙伯宣新租的公館中輿馬喧闐。賓朋滿座。男客中有方振武。曹雲生。甄仲伊。倪俊人。魏文錦。施勵仁。詹樞世。康爾錦。康爾年。錢如海。賈琢渠等一班人。女客中有賈少奶奶。曹少奶奶。魏奶奶。魏姨太太。唐少奶奶等人。其中方振武因媚月閣是他舊交。念及前情。未免有佳人已屬沙吒利。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慨。不料女客也有一個與振武表同情的。却是魏姨太太。他與伯宣曾在露水姻緣簿上。留過一行名字。那年成都路宣公館一段歷史。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記得。可憐半載恩情。一朝分散。姨太太起初還道伯宣有意棄他。心中不免懷恨。後來探知已被文錦蹈破機關。險些鬧出大事。纔知伯宣不得已而出此。未便怪他寡情。因此仍不能忘情於伯宣。文錦遷居鑫益里後。伯宣也曾到他家幾次。雖未能覿面相逢。但姨太太却在屏角簾底。竊看多次。藕雖斷而絲尙連。燭已盡而淚猶濕。此景此情。惟有自喩。今兒伯宣納妾。文錦因兩家鄰近。故命姨太太同去赴筵。姨太太眼看自已意中人與別人成雙作對。心中豈能無動。見了伯宣。趁文錦不在旁邊。假意向他道賀。把一雙俏眼。惡很很對他橫了一眼。伯宣心中會意。一笑走開。

（未完）